

山 羊 老

(豫 剧)

王 景 中 改 编



主要人物表

樊梨花		(帅旦)
薛金莲		(花旦)
薛丁山		(小生)
靳秀英		(花旦)
薛东辽		(丑)
柳迎春		(老旦)
唐王		(鬚生)
徐懋功		(老生)
胡氏		(彩旦)
张包		(毛脸)
周雄		(花脸)

場 次

第 一 場.....	庆	功
第 二 場.....	賣	夫
第 三 場.....	休	妻
第 四 場.....	追	嫂
第 五 場.....	侵	唐
第 六 場.....	出	征
第 七 場.....	敗	陣
第 八 場.....	鬧	營
第 九 場.....	坐	山
第 十 場.....	搬	嫂
第十一場.....	困	城
第十二場.....	平	寇

第一場 庆 功

〔薛东辽兴匆匆地上。〕

薛东辽：（念）小哥福分真不差，
西唐娶了个樊梨花。
速破三关功劳大，
喜的东辽笑哈哈。

啊！今日与梨花嫂嫂庆功，为何还不张灯结彩，大摆筵席？张包、胡氏走上！

〔张包、胡氏应，上。〕

张包、胡氏：见过二爷。

薛东辽：罢啦，罢啦！

张包、胡氏：二爷呼唤，有何吩咐？

薛东辽：（責备地）你们不该真不该，不该吃粮不当差！

张包、胡氏：啥事呀，二爷？

薛东辽：薛皇姑打里又照外，何用二爷再安排？

胡 氏：哎呀！别提俺薛皇姑啦，人家今天那桃花脸上，青一阵，红一阵，黑丧哩跟猴吃啦蒜瓣一样，誰敢問她一句呀！

张 包：她吩咐我們打扫前庭后院，二爷你看，不都收拾过了嗎？

薛东辽：（四顾）就这呀，不行，不行，薛皇姑传話不清，
报事不明，听二爷与你们細說細讲。

张包、胡氏：二爷，您說吧！

薛东辽：（唱）大破三关狼烟淨，
徐老千岁来庆功。
各府誥命陪酒宴，
老老少少数不清。
都与元帅把功庆，
今天鬧个欢騰騰。
大小門前都結采，
路上全用紅毡蒙。
十班乐器列成队，
吹吹打打莫住声。
銀安殿上摆喜宴，
内外一齐挂紅灯。
堂上一呼要百应，
好与元帅壮威风。
皇姑不賞二爷賞，
每人賞銀一大封。

张包、胡氏：是元帅的喜事，又是二爷的吩咐，还說啥賞不賞啊？

张 包：老婆子！（胡氏应：当家的）招呼家郎、院公快动起手来吧！（鼓乐远远传来）

薛东辽：啊呀，客都来了，快去鋪毡，快去鋪毡！（急下）

张包、胡氏：快……（下）

〔张包带家郎，胡氏带丫环张灯結采，薛东辽查看

得意介。

〔内喊：启禀老夫人，徐老千岁駕到！（内应：快快有请！）

〔众下。薛丁山上。

薛丁山：（念）梨花破三关，
走馬劈楊藩。
陣前受辱罵，
羞煞薛丁山。

〔薛金蓮与靳秀英上。

薛金蓮：（念）梨花多不賢，
丑名天下傳。

靳秀英：（念）与她把功庆，

薛金蓮：（接念）气坏我薛金蓮。

靳秀英：（念）跟着薛皇姑，
看风好駛船。

薛金蓮：小哥！

薛丁山：妹妹！

靳秀英：官人！

薛丁山：夫人！

〔薛东辽上。

薛东辽：（念）府里人挤滿，
貴客都到全。
忙了一头汗，
擦也擦不干。

〔内：老千岁請！老夫人請！

〔徐懋功、柳迎春上。

徐懋功：（唱）想当年薛贤弟白袍善战，

柳迎春：（唱）喜今朝儿女辈又平狼烟。

徐懋功：老夫人！

（唱）辽王府多英贤人人称羨，

柳迎春：老千岁好說了哇！

（唱）这都是咱的主洪福齐天。

众：参見老伯父，母亲大人。

徐懋功：快快少礼，数月不見，一个个越发英俊出众了。

柳迎春：老千岁又夸奖他們了。快快請进。

徐懋功：請。怎不見少夫人到来？

薛金莲：人家还不是麻雀飞到牌坊上，想摆个大架子哩喂！

薛东辽：人家是杀敌爭先，庆功在后哇！

柳迎春：金莲，快請你嫂嫂出堂！

薛金莲：（沒有好气地）梨花嫂嫂，喚你哩！請你哩！

薛东辽：（尊敬地）有請梨花嫂嫂出堂！两厢动乐！（乐声起）

樊梨花：来了！

（念）才破三关回朝轉，

又蒙圣恩到府前。

拜見伯父、母亲大人！

徐懋功：少夫人快快請起，今日可比不得往日。

樊梨花：怎么比不得往日？

徐懋功：少夫人挂帅平贼，奏凱还朝，乃是咱主的有功之臣。老朽今日奉旨祝賀，理当受老朽一拜。

樊梨花：老年伯話讲那里，此乃咱主的洪福，三軍的用命，算不得孩儿的功劳，是万万使不得的。

徐懋功：敢則与老朽省礼？

樊梨花：大家省礼！

柳迎春：快請坐了。人來！（內同应）斟酒上來，与老千岁安杯。（張包、胡氏捧酒上）老千岁請酒。

徐懋功：今日乃是庆功喜宴，待老朽先向少夫人敬酒三杯。

樊梨花：哎呀呀！梨花有多大涵載，敢劳老年伯亲自把盞？

徐懋功：少夫人乃当今女中豪杰，此番大破三关，多亏你用兵有方，本当老朽敬酒三杯，不要推辞！快請、快請！

樊梨花：折杀孩儿了。

薛东辽：恭敬不如从命，嫂嫂快喝了吧！

徐懋功：来来来，大家同与少夫人敬酒。

薛金莲：老年伯，此番大破三关，可容孩儿我表上一表？

徐懋功：啊？怎么你要表上一表？

薛金莲：孩儿要表上一表。

徐懋功：好，老朽就听上一听。

薛金莲：老年伯听道哇！

（唱）薛金莲走上前，

徐伯父听我言，

論起来破三关，

多亏了先行官。

徐懋功：先行官他怎样啊？

薛金莲：（唱）破敌陣七十三，

陣陣都是他当先。

若非兄长武艺好，

怎能破沙江、玉龙、白馬三座关。

今日摆下庆功宴，

年伯呀！您莫把俺小哥忘在一边。

徐懋功：薛賢侄不愧是将門之子！

靳秀英：还有一个将門之女哩！

徐懋功：哪个将門之女？

靳秀英：就是俺那皇姑妹妹她呀！

薛金蓮：（得意地）說不上，說不上啊！

靳秀英：說得上，說得上啊！

（唱）妹妹武艺非等閑，

活象前朝花木兰，

綉絨宝刀描花腕，

杀的賊兵心胆寒。

破三关她把头功占，

論英雄数俺小妹薛金蓮。

薛金蓮：哎，数俺秀英嫂嫂。

靳秀英：数俺金蓮妹妹。（互夸介）

薛东辽：（唱）你二人口讲此話不羞慚，

老年伯听我說說破三关：

沙江关嫂嫂曾把番王斬，

白馬关前劈楊藩。

玉龙关，一場战，

梨花嫂活捉賊将三十三。

我問恁是誰来把头功占？

薛金蓮：（暗責辽）干哥！

（唱）不会說話你少插言！

薛东辽：看你厉害哩，有話說出理来，有谷子碾出米来，这

又不是征西路上的大沙滩，論跑不論里（理），兴你說就不許我讲。

薛金蓮：兴你說你不該小量人！

薛东辽：不該小量人？小妹（拉蓮至一边）你可記得当年是誰在樊江关前被梨花嫂嫂打得：香汗流滿腮，甲斜盔又歪，口叫大姑姑，双膝跪尘埃呀？（蓮气色）叨敗的鵪鶉斗敗的鸡，还夸嘴哩，不害羞……

薛金蓮：（恼羞成怒）俺薛金蓮武艺不高人品好，总沒有給辽王府丢人敗兴。

柳迎春：嗯！丫头胡言乱語，还不与我退下！

薛东辽：不鬧了吧！

樊梨花：婆婆息怒，妹妹請轉啊！

（唱）你嫂嫂有什么一差二錯，

小妹妹你就該对我明說。

薛金蓮：我也沒有說你呀！

樊梨花：（接唱）且不問妹妹心中譏笑那个？

平三关可都是忠心保国。

众兵将齐奋勇才把賊破，

爭什么功大小誰少誰多。

賢妹妹明大理詩书讀过，

切不可为小事无故生波。

来来来請妹妹你往上坐，

头一杯庆功酒請妹先喝。

薛金蓮：（唱）梨花嫂嫂請落坐，

哪个跟你爭酒喝？

徐懋功：来来来，少夫人快請滿飲三杯。

樊梨花：老年伯，今天的酒孩儿不敢独飲。

徐懋功：还攀着那个？

樊梨花：有道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何不飲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之酒？

徐懋功：好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之酒，但不知是怎样用法？

樊梨花：头杯酒敬天，二杯酒敬地，三杯酒大家同飲。

徐懋功：少夫人高見，来来来先敬皇天（奠敬），再敬后土（再奠），大家同干。（同飲）

薛东辽：該敬老年伯了。

徐懋功：呃！老朽一未出謀划策，二未上陣杀敌，怎好无功受賞？是使不得的。

薛东辽：老年伯給咱主保奏了一个赤胆忠心的樊元帅，就是大功一件，該敬，該敬，快請，快請！

徐懋功：这……

薛东辽：这是省不下的。

众：老年伯請飲。

徐懋功：少夫人，老朽沾光了，来来来，还是大家同飲。

众：干！

靳秀英：敬罢老年伯啦，該敬俺婆母娘啦！

柳迎春：媳妇話說那里，老身一不会文，二不会武，敬老身的什么酒哇！哎呀呀，是使不得的！

靳秀英：呃，母亲养了一双好儿好女，就是有功之人，老年伯你說敬得敬不得？

徐懋功：敬得敬得，老夫人請飲！

柳迎春：还是大家同飲。

徐懋功：少夫人海量，还请多用几盏。

樊梨花：不敢多用了。（不喜介）

徐懋功：众位贤侄，老朽想起一辈古人，讲说出来，不知你们可都爱听？

众：老年伯请讲。

徐懋功：（念）昔日相如与廉颇，
一将一相保赵国，
相如三次把路躲，
千秋争说将相和。

众：孩儿记下了。

徐懋功：记下就好。天色不早，老朽也该上殿交旨，告辞了。

柳迎春：老千岁有事不敢强留，请！

众：送老年伯！（互请）

〔徐懋功下，薛丁山、薛东辽送柳迎春由上场门下，樊梨花、靳秀英分下。〕

薛金莲：就这个老头子好絮叨，偷鸡不着，倒折了一把米。樊梨花，咱总不能算拉倒。（回头见薛东辽拉薛丁山上，忙上前拉住薛丁山。）干哥，你拉住小哥往那里去呀？

薛东辽：往那里去，你管不着。

薛金莲：管不着，偏要管。小哥，走。

薛东辽：你拉小哥往那里去呀？

薛金莲：你也管不着。

薛东辽：偏要管！

薛金莲：你管不成。

薛东辽：我看你管不成。（跺金蓮足，金蓮跌坐地上）

薛丁山：淘气的兄弟。

薛东辽：不淘气，你还不来哩！（与薛丁山下）

薛金蓮：哎呀！气死我啦！

（唱）庆功宴落了个一场无趣，

該死的薛东辽又躁我一足。

受羞辱俱都是梨花引起，

恨了声小賤人无耻的东西。

在西唐为婚姻覓活寻死，

女孩家背父命大理不知。

一見了俺小哥滿心欢喜，

梨山上許婚姻自把亲提。

白馬关劈楊藩丑名难洗，

徐年伯还夸她功居第一。

可叹俺当年的英名盖世，

到如今落了个凤不如鸡。

恨小哥不該把賤人迎娶，

娶了个无耻妇把俺来欺。

倒不如寻小哥与我出气，

三休那樊梨花永把家离。（轉念）

她待我也还有姑嫂情意，

論大理我不該劝兄休妻。

罢罢罢忍一忍心中之气，

这口气可叫我忍到何日！

都怪他做事差咎由自取，

誰叫你当年錯走一步棋。

两辽王府內难容你，

樊梨花你是情屈命不屈。（靳秀英暗上）

靳秀英：皇姑妹妹！

薛金莲：（一惊）誰？（見是靳秀英）把我吓了一跳。

靳秀英：妹妹心里在想誰呀？这样作賊心虛的。

薛金莲：先別問我哩，你來找誰呀？

靳秀英：找……找妹妹你哩！

薛金莲：找我？

靳秀英：可不是嗎？咱倆好的跟一個人一樣，一會兒不見哪，就站也不是哩，坐也不是哩！

薛金莲：噢！我看有點不象，說實話吧，找誰哩？

靳秀英：看俺小妹給問官司審賊的一樣，俺說的不算，你說吧！

薛金莲：叫我說你是來找俺小哥哩！

靳秀英：找你小哥，也犯不了王法，那你見他啦沒有哇？

薛金莲：見啦！

靳秀英：見他去那儿啦？

薛金莲：叫樊梨花給拉跑啦！

靳秀英：啊？

薛金莲：秀英嫂，我看你这日子呀！是香棍儿搭桥。

靳秀英：妹妹此話怎讲？

薛金莲：难过呀，难过。

靳秀英：唉！誰說不是呀！

薛金莲：你也太无用啦！

靳秀英：嫂嫂是紙人騎石馬，輕不压重，沒法人家呀！

薛金莲：你就不会想个主意，叫俺小哥把那樊梨花……（望

門)

靳秀英：把她怎样？

薛金蓮：休了！

靳秀英：怕你小哥不肯。

薛金蓮：那还不在于你呀！有道是：

（唱）一哭二鬧三上吊，

鉄石心腸化成膠。

下藥先把病根找，

打人怕向痛處敲。

嫂嫂何不（附耳甩花腔）好不好？

靳秀英：（應）好！

薛金蓮：（接唱）可要瞞過薛東辽。

靳秀英：那是自然！

（念）多謝妹妹好心意，

薛金蓮：（念）定叫小哥三休妻。（分下）

第二場 賣 夫

〔薛丁山略帶醉意上。〕

薛丁山：（唱）庆功宴好似鴻門宴，

姑嫂三人鬧銀安，

梨花作事人輕看，

佳偶反成惡姻緣。

閑言語听的我心头滿，

酒落愁腸更把愁添。

胡氏：見過將軍，有請少夫人！

樊梨花：將軍來了，里面請坐。（胡氏下）

薛丁山：（不樂意地）請！（無語悶坐）咳！

樊梨花：將軍為何面帶不喜？

薛丁山：我無有不喜。

樊梨花：將軍，自古常言：出門看天色，進門看氣色。將軍在慶功宴上是少言寡語，如今回得房來又咳聲嘆氣，你的心事為妻早已看出來了。

薛丁山：我却不信！

樊梨花：你听啊！

（唱）想必是慶功宴惹你煩惱，
金蓮妹逞剛強爭論功勞。
作兄長怕小妹受人耻笑，
因此上心不喜愁悶難消。
小妹妹果然是秉性太傲，
還念她年歲小識見不高。
有為妻我代你將她勸告，
請將軍寬海量莫把心操。

薛丁山：（唱）小妹妹明大理十分賢孝，
平三關曾立下汗馬功勞。
讀詩書知禮義文通武曉，
誰不夸她是个女中英豪！

樊梨花：（唱）莫非是又傳來軍情邊報，
北國的賊周雄叛了天朝。
番邦中就數他強悍奸狡，

常常的背盟約擄掠杀烧。
咱夫妇奏一本同去征討，
天大事都有妻与你分劳。

薛丁山：（唱）破三关平西羌威震四表，
誰不知銀枪将薛家白袍。
有俺这两辽王来把国保，
小周雄他怎敢妄动枪刀？

樊梨花：（唱）定是为靳秀英好来聒噪，
常常的道短长家事难調。
这都怪薛將軍自寻煩惱，
誰叫你种下这惹气的根苗。

薛丁山：（唱）說什麼娶妻納妾惹煩惱，
文武臣那个金屋不藏娇。
靳秀英才德双全人品好，
有什么家事难摆調？
妇道人絮絮叨叨有什么好？

樊梨花：我不好，你不該娶我为妻！

薛丁山：（唱）那是你山寨上自把夫招，

樊梨花：（唱）負心人讲此話强詞夺理，
难道說是梨花将你威逼。
若非是你有情来我有意，
怎能够走馬換枪結夫妻。
自从結发成連理，
赤心耿耿保社稷。
南里杀来北里战，
平了东来又征西。